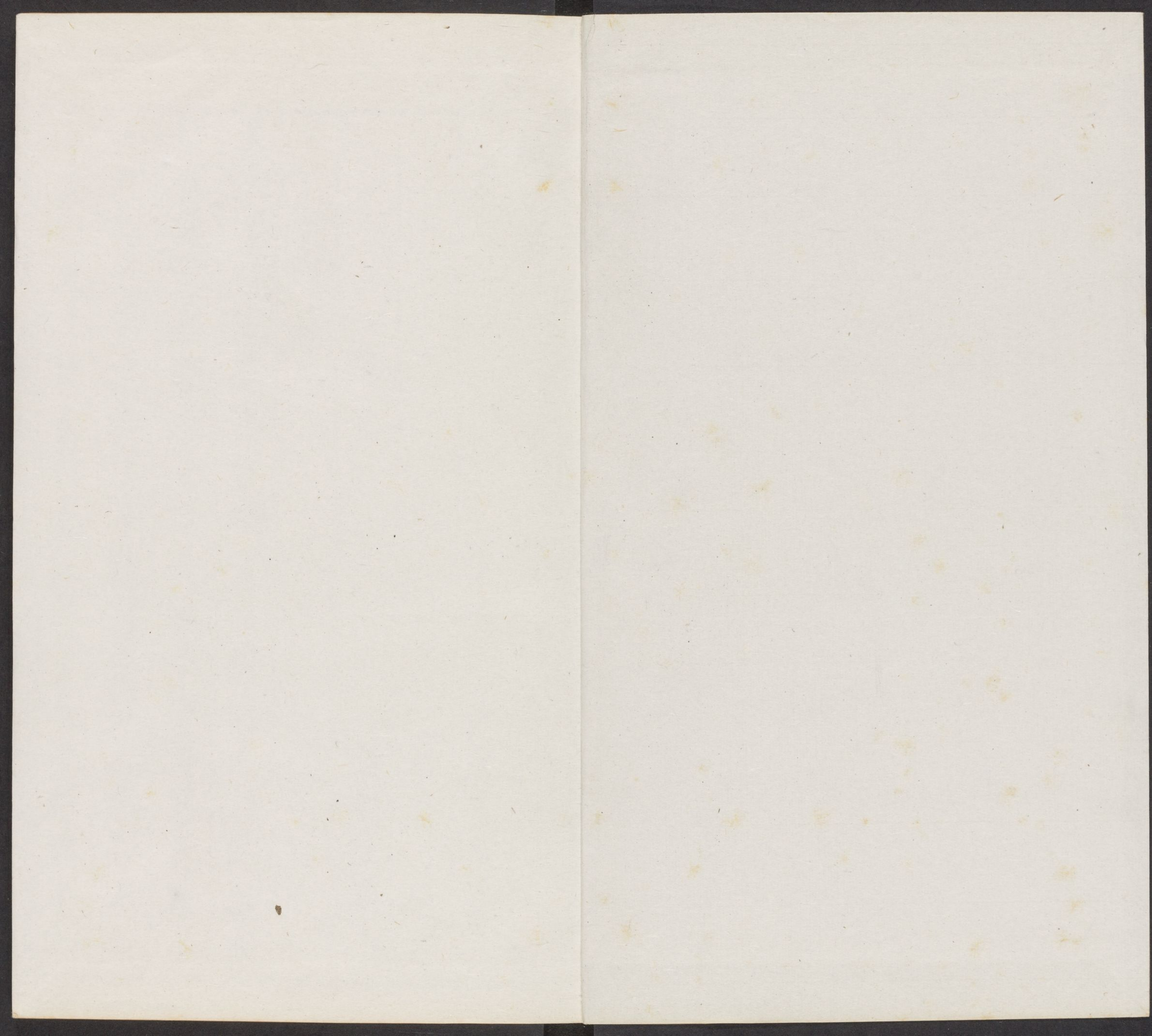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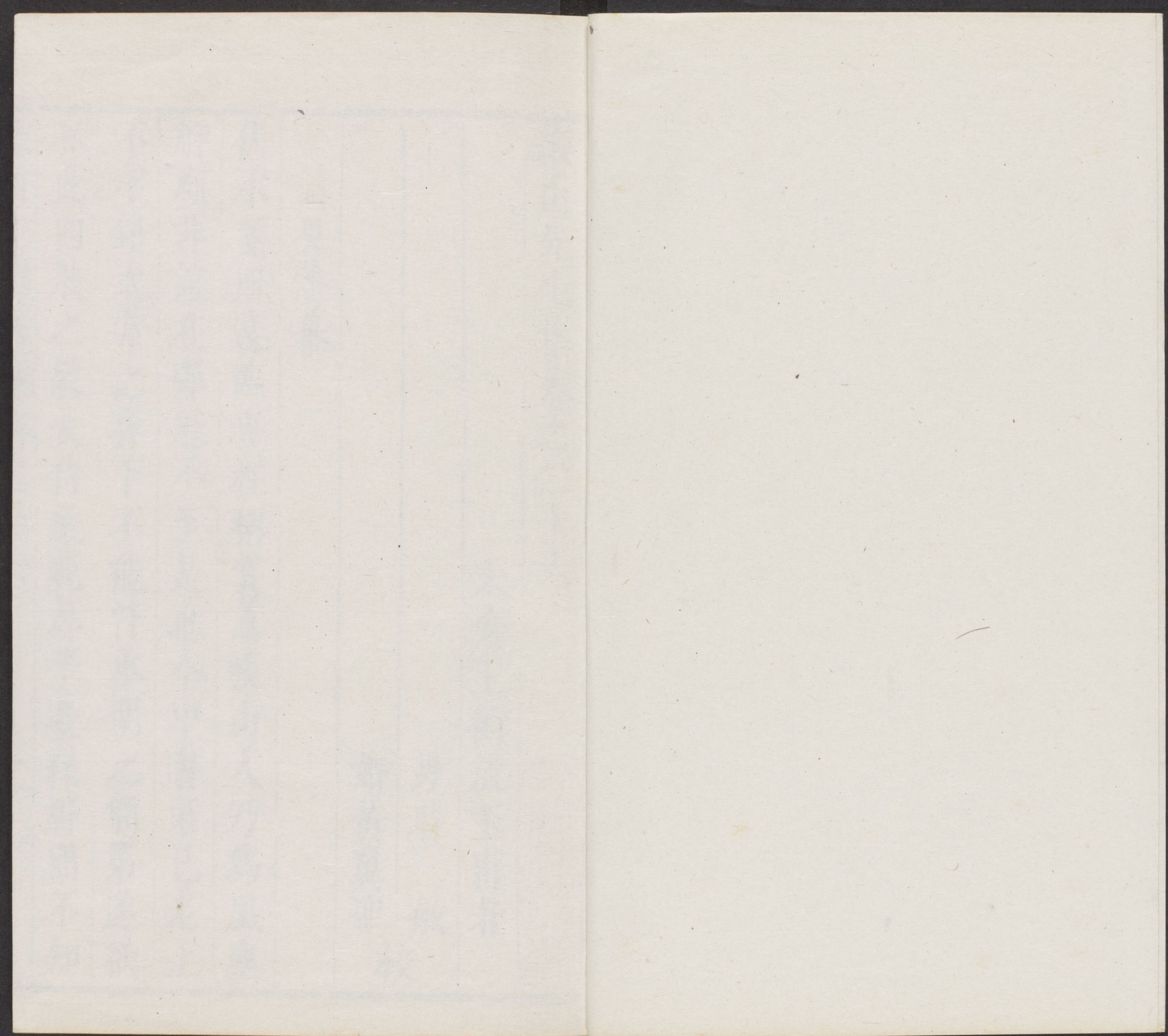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6 1940

2B

T 5427/1122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校

婿黃翼聖

吳藩幕

伏承箋貺遠臨專枉稱賀蕙帳山人乃爲風塵
解願非誼在彈冠不至是也今中書君已老上
不望銘太常之彝下不能汗承明之簡第遂欲
私此四肢之敏長侍嚴親於平臺綠野間不知

造化肯佚我以太平不所苦東海一杯已落吾
掌三洞二九亦欲與五湖長共之門下其能割
半席以相容乎則舉世間嚼蠟功名覆瓿書卷
皆可置之齒牙外矣

曾崇芾大尹

伏惟鳳曆春新鴻仁雨施首投珍於遺老業已
過情復授粲於故人更慙踰例頓藉花封之暖
盡回黍谷之寒雖草木不謝榮於春風而鼯鼠
且厭飽於河海腆顏以拜汗背奈何統容端謝
不盡

曾退如同年

弟幸就小差以歸晨昏膝下得在兄先塵鞅雜
還益不啻長安馬上者兄安巢阿閣而忽慕籠
外白鷗頗覺無謂御書不卽下或爲吾兄遠來
以春風相送不可謂非幸也

湯質齋同年

大本定矣計諸丈榮補之命必不出浹旬間而
至今尚爾弄印殊不知其說然我輩筆成塚紙

成蠹何者不淹日月非必長安米能困人也今
經此百忍異日者亦在牛解弦發鴈落天下無
難事矣丈可以此語置左右當緩歌否

樊棠軒弟

昨承委令先兄誌文寂寂數行心長腕短方負
冥愧蓋棺之論至於令先兄亦可以定矣而尚
有尼之者是何肺腸也以一毀當百讚所謂唾
不至天還從已墮此不足以灑仁人之涕發義
士之憤乎直望兩難弟早奮大業爲逝者作護
法神耳董思老夙尚風義令先兄才品卓卓是
所親覩不佞何嘗以語爲先容足下第靜以聽
之渠定有格外標舉必不墮彼雲霧也

耿叔臺操臺

昨豎子妄言辱尊教獎借益深捫舌之媿不敏
所爲慨然及此者非敢言一貫之易直是見忠
恕之難耳自二十年以來朝宁叅差議論驕駁
何者不坐此病今當此同舟遇風之時而病發
彌劇則吾不知其所終矣方伯公亦復波及可

歎台臺試觀近事幾見有不立一高名竒節而
免於物議者乎使天下人置舟楫不問而惟風
波之是求風波何自得平此不忠不恕之粗者
然于僨事有餘矣

鄒瀘水座師

感知酬德之念憮焉攻中念老師向所脫驟解
幕泣之鹽車下者何心比日一聞吉語所謂頓
足起舞不啻身當之者又何心今轅未僨而先
迴絡已解而自縛使人盡某也卽南南金竹箭纍
纍貢玉堂與太倉紅腐又奚別乎倘執經之士
不廢蓼莪有道之門不稱官闕則某之不負我
師其在此舉矣伏惟老師暫卷經綸低回膝下
承歡持後之道知且表儀一方某雖不敏亦未
肯以五陵裘馬消損白日惟是爲子言子在鄉
言鄉亦望先生長者以其緒餘振之若夫亨屯
傾否之道是則我師異日之憂不敏惟有束身
翹足以待耳江風渺然結涕如雨

公周庭同年

十年以前弟與兄離而合合而復離此番則離者其常矣亦復何能無慨然然弟之困憊原不作春明之夢其猶與兄同籍同館奉清誨飫高論者則猶假之歲月之緣而不可盡謂之不遇也每一念及以此自寬耳世之相者舉肥久矣使唐諸大家與時賢共逐柳州眉山或稍甲乙廬陵臨川彼直學究視之耳此中不必深求必深求或無意者轉爲有意而變態生焉秩宗師傳聞病狀甚可畏病䟽屢陳豈是眼前世味尚有芥蒂但恐中朝以故事見留必難得請到不如委身聽之免得五內擾擾耳弟甫爲學子而精神枯憊已似老師塵鞅碌碌於讀書養身兩無所着未知稅駕之所而猶勤人未已真所謂蝙蝠不自見也一笑

申玄渚兵部

客冬曾致數行於記室不審入覽否愚父子情事大抵如蓼蟲處蓼無復回甘之時當事者亦可以見亮矣而小䟽未覆不審何解戚總鎮竟

挂人言矣大抵宦途無天介曾爲甚戚君與文
墨爭長得謫固宜然其才終可當一面也偶便
及之

馮栗庵王政

竊惟尋常師友間傳經授鉢感恩則有之至如
令兄先師之知愚父子非意氣非文字卽鍾期
子牙未知孰多也千古難窮之念別無可以自
酬止此隴頭一片石而家君老不任役某又鈍
不能從掀天揭地之光采僅收拾之寂寥數語

中使人悲而欲泣媿而欲汗長以此負我師矣
乃門下遂謂此朽毫禿穎足爲墮淚之碑齒謝
勤倦又介以兩世兄之幣萬萬非愚父子所敢
承也家君比者忽忽殊無聊賴不敏支持晨昏
力憊神枯卽頃者於先師不能效生芻之奠於
門下不能盡班荆之語種種坐此門下疼痛一
體當有所以鍼頑砭愚定不津津俗艷爲矣初
聞先師謚議未定意故事歲終類奏今聞王議
者果有異同且以先師調停朝紳共濟國事爲

持兩端者必則必立幟分門日尋闕閱始爲君子耶士大夫議論如此心術如此當爲世道發大慨非但塵點日月而已身旣長隱不能申眉一言凡在門墻豈甘灰沒吾翁能以內舉不避之義爲二三子首唱舌望之

于穀峰宗伯

伏承使翰重以華袞之章爲老親稱壽片言九鼎一字七襄此爲子孫者所爲重趺及門乞殘膏餘瀋而不得者也而今一旦坐而致之亦何福可消此何德可酬此哉但家君比日所遭殊無好懷一切頌禱之詞如爰居之鐘鼓塞耳不聞兩年於茲矣今幸得先生長者滌以鈞天之妙音發以枚叔之雄辨當遂爲渙然意解霍然體輕子墨引年正當不減昌陽耳不肖烏鳥私悰實不能解晨昏之戀前歲差竣之時已有小疏告覆况今膝前落落豈忍復言絕裾仰負深知寤寐爲耿謹此草布不宣

樊棠軒弟

昨奉談晤已復卒業所爲令兄狀文而私心嚮
往之羨見真令君且深幸樊令君有此難弟也
恨比時窘於他客不及爲高士下榻負媿無已
猶咨咨枉謝何耶令兄明府懿德美行不勝記
撮其大都如千丈明光錦剪作襜褕窘束無生
氣且不能滿鄙心豈能滿弟兄百姓之心耶以
此長負明府矣承諭欲爲明府請謚請祠僕不
諳朝典第見今世無法外事官不登三命非死
忠死事者不謚不祠卽龔黃卓魯復生亦不過
祀鄉賢名宦而已今令兄明府旣官有特祠鄉
有私謚豈不足爲重耶兄幸與識者更商之

馬肖乾憲副

太老師名世大業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家
君以燭武之年任載筆之役瞻天測海毛髮未
償台下何譽之過也不斂巧養局面雖幸粗完
然鳥烏啁啁其所以自保者末矣時世苟詘卽
王孝孫車上且有滄海橫流之憂藿食者能獨
甘乎哉三復德音愾然有感

李桃王親家

昨得丈高捷報踴忭無已既得尊卷讀魁碩精悍如百鍊刀如萬石弩無堅不摧無遠不洞此番逐逐鴈行似殊未滿衆望須來春攫取龍頭一伸往誦耳弟一病三時初擬力疾趨賀聞尊駕遄發而止過此便須待丈錦衣持節一望清光也

李念劬王政

弟賴台庇丐養事粗畢所差勝者中書堂催課吏不到門惡風劇波不入耳如此而已老丈乃以此見祝乎惟是區區兒女家常尚犯鬼神之忌往年登籍之子四今僅其一年來賤體又善病蘭茁無期蒲荒可慮懣罪穰災吾輩當自有法老丈何以教之適又爲回祿所驚扶倦作答臨楮悵然

王霽宇總督

拜箋已竟而使後復有後命捧讀增慙第考古人自作自書如李北海趙吳興輩皆滿意之墨

鄉中書之毛穎相得而成章耳其不然者如村
師課章句纂甫脫手而已蹙蹙然惡之拂塵掃
葉惟恐其復至前矣尚能快顏揮灑作盤礴之
客耶乃台臺孝思無已卽蟲書鳥跡必欲廣收
俯拾則鄙拙亦無所辭命矣家君年至目昏間
一作擘窠大書細書則不復能成行惟不肖比
亦善病入夏來痰熱交作執筆如杵欲稍消息
賤體勉爾供役俟秋涼尤山人奉詣鈴下定不
負此諾也

瞿洞觀運長

家君與少宰年伯直心慙口間有义牙究竟冥
冥之中百無所負卽意氣諸公有指而見詈者
亦必掩耳過之决不引絕不相關之事爲已詬
厲况大作原不相及耶止以少宰公求去之時
調停苦情見察者少此處須有遁者一爲點破
然亦非今日所急也草草附復不盡

許繩齋太守

緬惟明德正如調饑忽奉教言增其愾結某無

似於世間往來贈送之禮百所不解惟是好德
感恩一念撥皮皆真乃五年宇下忽忽不得申
而所自展者止此乃煩明公齒及耶時事異矣
使必盡厭衿紳之腹盡滿輿臺之口而後可以
無咎卽墨大夫知且灑然去之猶幸而道路有
天鼎鑄有耳終望衮衣再東爲我輩襜褕耳江
流如便幸嗣好音

俞瞻白太尹

盥讀來章琳瑯滿紙強半溢言使不敏口喏而
不能答則且奈此瓊瑤何也不敏未實而華未
老而倦此宇宙之蠹餘而尚可稱於闔閭之林
乎頃者乞養得請老瓦盆邊日月滋覺有味擬
遂於賓履之間父子相携歸向嬾殘門頭稍懣
悔半年以來所得浮榮浮譽而臺下復津津念
此嚼後之蠟祭畢之芻徒令人寃夢不安寤寐
自語耳知己實難卽當摠謝不盡

楊魯源同年

都門造次滾滾馬頭塵不能令踈者親而能令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親者踈同籍兄弟至有不識一面者獨幸附老年丈梓未獲奉步趨穆穆化弦恢恢大器竊於罄咳間一窺見之乃者素書赤鯉飛渡錢塘重以瓊投增其感結弟生平所志原不越馬少游今通籍甫耳而遽不勝乳下之戀竄迹菰蘆真聖世之逋臣傳家之情子未滿而溢鬼神厭之矣而老丈尚津津艷稱之乎居今之時莫邪爲鈍差得自展者惟郡縣之長耳老丈含吐膏雨披揚仁風卽腐毫螭下功行有百不相若者况弟以已盡之才汗窮愁之簡其不足以與於三立可知也屬有家冗不能作俳語奉酬草草謝命伏惟慈亮

又

長安接晤時稍測吾丈底裏才如霜劍心湛氷壺知百里不足以辱丈然亦知吾丈不難百里也弟福過災生歸後遂失三子日圍圍老親膝下無懽可承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譬如蓮萼甚華而葯甚苦丈無以貌見羨也家君衰病辱以

憲老之禮不勝感悚已有專啟報謝諸不盡

張業師

楚樹江天通訊不易乃老師歲一遣書重以華
詞玄論花粲雲起計老師春秋已高鼓毛穎之
餘勇猶能含古鑠今攀秦提宋難老之美卽此
可占若不肖則髮未化而先枯腕未脫而已倦
矣常念居老師之地從前所經苑枯得失之場
毀譽悲愉之境皆宜付之蕉鹿夢中而來諭似
尚介介不忘躍躍欲闢五嶽方寸坐此尚掛一

點微塵縱今日元愷齊登喬松並壽而唾壺終
缺鼓缶不歡不敏尚爲老師惜之不敏通籍未
幾遽自竄於蒲蛤之濱相知者亦有爲咄咄彈
指如老師所云者然鄙衷則已照破久矣家中
久不置仕籍不知淮上劉參軍爲何人鄙野可
笑然吾師覩此情景亦不必以世味中語強暖
冷腸也會送一親友赴任倚筆作答十不盡一
惟幸原亮

答友人

伏承示令郎佳篇翩翩奕奕真所謂駒齒龍文
臺下微詘於彼而取償於此天所報長者不薄
矣靜而需之冲霄躡景自在足下正不以旦暮
爲遲速生平語澁口重不善居間矧督學以憲
職提衡非郡縣之比苟非甚不自愛者誰肯顯
通關節亦誰敢以關節通之使衡不察而以故
人爲托則董丈目唾而見絕不敏實不能具此
淡面也古今之事不同前朝開薦辟之門其途
自廣今日糊名就試本是骰子選着不得一意
蘇長公云非分干求於定分無分毫之益而道
德有丘山之損有才如令子何患不早發少年
初進第當養其器識使之進禮退義羽儀日新
乃更在文章科第之上耳台臺以爲何如

蹇理庵總督

四千里之外歲承爲家君陳詞戒篚幾于禮過
而泰情過而溢非但甚感甚愧且矍然避席而
起矣家君劬勞之念老而若新偃僕之戒晚而
彌篤每當斯日蚤然遜虛其不能拜長者之觴

有以也不敏依依膝前不過以襜褕爲舞衣葵
藿爲鼎食烏鳥一枝苟以自安而已敢煩以雲
霄聲價爲之噓借乎悚不悚不

耿叔臺操江

適承札示始知台臺情事亦自有真不堪者小
臣之進與大臣之退稱兩難者已數年於茲矣
苟非坐索長安米添註政事堂者隨所任劇易
要亦可以公義奪私怨况我翁臺之以數千里
爲堂與儘廢經營者乎比者中朝復來聚訟當

事者其苦自知非野人所能妄測要之此中乃
水火交爭之場智勇兼困之地亦從來久矣台
諭四君子者信是濟時之舟楫但尚未經天下
第一惡灘不知所自信謂何耳邇來流言飛文
譁於里中民心日生盜賊多有養疽固難决疽
亦自不易此皆在翁臺籠駕調伏中隱人所恃
以無恐者獨此而已伏惟留意

孫月峰尚書

不敏嘗竊歎福真有量器真有極自念此塊材

散木無因而枉匠石之顧乃一顧而人損來再顧而天刑至名之不可妄徼如此今以老先生千古人物一字華袞而顧擊節盱衡于乳下之子此豈所以爲某福乎不敢當時事孔艱蒼生之望指所首屈者爲誰老先生直辦一力擔荷更無跋而望之他人矣

鄧虛舟大尹

數歲宇下管蒯之質得沐陽春今飄飄仙駕已人雲中視壤蟲萬里隔矣不虞箋寵之復見存也屈指徵書又復徂暑徘徊香署旁局愈清旦夕當事山公之啟傅公之笏山中人已揚眉視之不知以何者爲第一壽也不肖丐養之志爲老親分勞破愁而已比來犬馬善病乃反以顰眉之事貽之老親嚔沫江湖尚爾頰尾况敢作瓮中之游乎明臺愛我幸無過望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校

莊赤雉同年

昨者敎廬款對不能晷刻粗陳罍壘薄選絲竹
了不能自異于悠悠者以此媿知己矣屈指吾
丈履任忽復經時南中山川之雄秀禮樂之都
美大足以發枚叔之辨窮班張之辭于蕩皆滌

胸不膏已足何物二豎能病君子乎弟今所處
已足乳下小兒竈下老婢局面實不能爲老親
分忙破愁直是倍忙伴愁耳常自笑生平好游
游之勝地最稱白下次吾郡及陽羨武陵諸山
搃角游白下時遂困佔俾不能記今老而歸來
東南半壁諸山不惟日窘不暇記亦苦才窘不
能記所謂知者僅是中年落莫所歷燕薊諸山
一斑耳其實彼之上駟不能當此下駟而弟偏
與彼有翰墨緣豈弟之枯皴拙繪與黃沙白草
差足相副耶山靈之嗤我久矣吾夾胷貯五湖
筆搔十嶽登高作賦幸無讓人弟雖倦游猶能
卧而讀之昨有數行附家叔奉訊江魚如便幸
嗣德音

吳山人

長兒之變千愁萬痛非可言既所最苦者家君
無片地着落爾異惟有方外有道之士沃以遐
觀超舉之談可稍解萬一然家君荼蓼已深纏
縛甚固愚謂此念不解卽修年之彭未必賢于

癘子門下如有治心之法先爲破除煩惱卽是無上菩提非必三轉九還而後爲上道也芝馭若有日東下當掃榻以待

耿叔臺操江

亡兒自南中歸日侍祖父之側詫長者之遇居無何忽病病未踰月遽死至今猶如在夢寐也細察此兒生平真一處子得病之由與受譴之故纖毫無之直是不肖業崇釁積中陰陽之罰而移禍其子耳不肖初有四子浹年來已失其

二皆嫖秀可念承歡爲重猶能以強笑遣之今柰無歡可承何家君自獨處以來實倚此兒爲命晨昏食息未嘗少離平日情深若此此番則不深不得旬月以來聞風聲而悲見人影而懼居家不可則逃之深山又不可則權牽小艇沿菰蘆上下以苟旦夕情景如此雖黃面老子復生亦無術爲之破涕矣重辱台慈軫念齒及復拜生芻之寵謹此附使控辭惟有哽塞

沈定菴僉憲

歸後何日不在愁冗中今復遭奇慘不敢自比
于人苦海千丈弟拍浮其間不知尚有活理否
心腑結轡兩膝如攣正追趨家君於枯蓬斷葦
中苟度旦夕不敢望剡溪之棹也方寸如沸占
謝草草

馬肖乾憲副

伏承專使遠存爲亡兒枉唁重以哀夢固知長
者之分痛也惟愚父子叨冒已極亦何敢有過
望如來箋所云第喜此兒循循孝謹庶幾有萬

石家風卽哺糜茹菽雅勝鐘釜而今已矣復何
言哉若天道有知不當令此兒殤死直是愚父
子誓積福過而移禍及之憫痛之餘惟有叩心
捨地私懺罪業耳猶幸乞身子舍長得充老親
弄兒但眉頭不伸鬚鬢已白求所以破涕爲笑
者而不可得也如何令先翁太師墓文家君亦
以愁緒如縈久負前諾然終不免磨厲朽鈍以
報二天第無作者之法柰何草草奉復臨帟感
愴

馬肖菴尚寶

伏承爲亡兒枉唁至以哀詞纍纍待以禮殤豎子得此可不朽矣此兒雖頭角未成聲譽未起而頗爲鄉黨所稱父子所守硜硜鄙人之緒私欲挈而付之此子而今已矣世界缺陷日辰孤虛愚父子亦何敢以再實之木求多于造化乃逝者何罪且家君自失此兒朝不朝夕不夕東門之達亦第爲身遣耳若瞻前顧後載愁萬斛如不肖者亦不知所以自處矣令先翁太老師墓文亦以此久稽來命蓋憂虞之未間而又未敢倩筆他人故也茲草率請教惟兩翁自以尊見裁之

胡瑞芝巡撫

臺下愛我尚似曲江舊夢津津爲故人彈冠不知器忌已盈木忌再實坐此分量稍過遂中陰陽之罰天刑疊至生趣漸窮今不敏行徑直與家君闖闖相守共保歲寒如是而已絲綸事業竟已付之浮雲冷風惟欣附世籍快覩臺下高

揭日月之旂直逼星辰之履爲菰蘆子生色耳
別具纖菲伏惟亮存

上父書

竊觀古今以來未有人而無所寄其情者惟太
上忘情爲能泯絕無寄然無寄之寄亦寄也惟
父親自歸田以來毫無所寄竊謂今日非另換
一副肺腸另開一篇局面易憂以樂不可而樂
又非人之所能進也進以樂而不能受則愈悲
悲則不可復進矣其道非自尋樂不可自尋樂

者於無味中求味於無情中求情而已古人之
樂多端有好靜坐者有好園林者有好聲伎者
有好讀書著述者裁以老人之所宜靜坐宜鍊
心不宜鍊氣宜偶行不宜竟日蓋鍊心則穩而
有益偶行則逸而不勞如晁文元之宴坐有時
自謂真樂者可法也園林則宜專不宜雜宜任
人不宜自任蓋專則精神聚任人則功罪明如
張功甫之分地藝植無日不賞花者可法也聲
伎則宜密坐不宜開筵宜短奏不宜竟日如韓

持國之手執紅牙卧而節曲自謂忘暑者可法也至於讀書則宜從容不宜疾讀宜節次不宜斷章蓋從容則緩而有味節次則引而愈長者述宜筆記不宜抽思宜警世不宜應世蓋筆記則近約而不繁警世則實而有用此則宋元歸田諸老無人無之風流議論掩映來襪絕非如今人五車四部一字不堪存者也此數者皆情之所甚便勢之所易辨或擇其性之所近則有順治之方或矯其性之所偏則有克己之法惟

加之意而已蓋老人自治之法與少年不同大抵熟處要生生處要熟真處要認假假處要認真人不可一日無朋友在老人尤不可無蓋人至于老骨肉自然零落朋友者所以濟骨肉之窮也種種諸樂各自有友饑飧飽臥非友不節更長日永非友不消今初畏生客重客漸而并密客畏之嘻亦甚矣度所畏者人事耳天下豈有人而能離人亦豈有人而能離事者夫人者天地之生氣也亦天地之吉祥氣也故屋得人

則不腐器得人則不壞山林修道之士尚欲求
近市塵况在市塵者哉且人亦非甚難處也彼
非真能挽我與有不可徇之求也一切悠悠之
徒到門而已未必求見也有所慕而來者以得
見爲幸耳非必求留款與答拜也必不可已則
見可已則謝誰敢強也願陪則陪不願陪則弟
子陪誰敢責也年位至此自當別立一格昔范
忠文致仕無貴賤槩以野服相見槩不報謝而
史冊以爲美談今日見一人則一日不樂一

處見一人則一處不安視之如毒猛不可嚮邇
也亦過矣年來閱世漸久覺得相人之法與相
文同大都不論品格高卑氣韻雅俗惟得春夏
氣者多吉得秋冬氣者多凶今吾父子潔淨收
藏已是秋氣若更妝點出淒風苦雨迷霧嚴霜
之景純是一團蕭煞發生長養之氣何自而來
甚且畏客不已而畏夢夢是心之影消子畏影
古所傳以爲笑者也今骨肉無多不可不着忙
不可不珍重若只視天下遂無一物可喜無一

事可做無一處可住無一人可交則生趣窮矣
就使從此疾病不干至百歲千歲而閱世已久
其憂愈長可惜父親以蓋世之聰明高世之名
壽謝人所不能謝之官絕人所不能絕之慾而
究其受用歸宿雖世人忙勾當村快活皆不如
也來日儘長回頭未晚不若就此十二時中使
身心處處有着落飲食起居調停得不饑不飽
不忙不閑使日有日事夜有夜事卽此是真靜
功真道學只苦不加意耳男棄官歸舍少年三
不朽之癡念俱付東流只有承歡養志一事而
今悶悶無歡可承無志可養對泣不可強笑不
情相守無益相離不忍種種鬱結麗於胸臆間
不酸卽痛過此以往男亦自謀之不暇矣伏幸
豁然悟脫亟思所以延和氣娛永日者至望至
望

耿叔臺操江

微傳台臺閉閣經旬謂他有托耳不虞其果困
採薪也不敏丐養得請微念粗畢此亦會乘鳧

去來于自爲謀易耳若台臺而思稅駕豈不虛
費此九迴腸耶楚宗事家君正爾縈懷辱示極
感同憂之誼落落群不逞原如搏沙而朝野紛
然不知人心何以不耐亂而復養亂思亂好言
亂此滋不可解矣外寧內憂迂儒之言漸覺親
切台臺旦暮當局幹旋次第亦可略聞否劉先
生霖雨之望衆所共許今又與翁臺左提右挈
惛蒙之托匪獨故識也觀翁臺津津相告直有
喜而不寐之意上臣用心至此爲之悚然海濱
寡陋聞省有私史號肅皇某者意所願見可爲
一覓否恃愛附瀆不次

陸欽所憲副

城下一別忽復許時弟初歸碌碌無幾何而大
愁狎至苦海中日月悶悶昏昏初不知翁丈之
官何地任何日也弟浹歲而失三子涼德罪積
固無說之辭乃以丈之神明斐相而亦同此傷
心之痛蒼蒼者亦何可料稔知荼苦敢相勸以
東門之達第念吾丈游宦四方雖小小躓挫然

輪蹄竿牘亦可以少遣煩愁若愚父子裹泣相對濡頭百丈愛河中無有出理吾丈何以爲弟解也老親數憂福過得寵若驚今一旦摧割至此此豈言賀之時方寸如沸不盡欲言

黃荆山縣尹

憶在京邸見老伯所居蓬門土銍充然有自得之色竊知老伯必辨爲吏人患不真耳真則乳虎可狎何有馴雉也某比所遭奇酷蓋浹歲而失三兒愚父子生趣適盡百不自聊老伯何時治成錦旋得奉濁酒車前一訴愁痛言及泫然楊撫公詩亦未能於懊恼中草草成句拙筆塗鴉塞責而已并惟台諒

鄒瀘水座師

往奉承東來之約神動色飛然太師母春秋高倚間之望想當介介以不肖之不能往而知吾師之未必能來也茲承手諭知福門慶祉駢集甚慰甚慰不敏福過災生前者失兩幼兒尚可

以理譬遣曩歲所失則頭角已見之長子也老

師以堂上見慰謂得損于此而牧益于彼可謂善寬然老親倚長孫爲命自遭變以後朝不朝夕不夕卽不敏如東門吳亦不能自爲達矣老師何以處我伏覩手教處江湖而憂廟廊卽不敏鑿坏已深何能無滄海橫流之感但治蠱之策幹父蠱易幹母蠱難今日宮府隔絕頻笑不通調燮殊未易言大抵此時此勢自開闢創有之局面所恃者國家亦有開闢未有之福運耳至于士大夫學問彷彿類晉人清談徃時名教陵夷喪亂已極直如饑渴之思飲食而今日太平已甚如醉且飽者又欲惡食而逃之吾曹第當留此真穀種以待後人之咀嚼在今則不可以口舌爭也伏讀復古紀事使人憬然悟爽然失人有此識見未必兼有此議論又有此才情勝登堂說法者何啻百倍此足以警世垂訓矣衡向所云筆札之役蓋影響間記老師以太師母節行托爲闡揚而今不得其詳矣不知何以効愚鄙幸終教之

朱平涵祭酒

犬馬病日進正父子喁喁相顧間忽有此非常之命太山壓骨大懼隕越柰何家君比年雖幸少病顧獨善忘朝不及夕夕不及朝以此棲遲園畝喜其漸復于嬰兒若使之坐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老先生以爲可不可也老皮骨不敢惜閒風月不敢愛獨念此最重地柰何不及先朝史臣輪直之制今必借朽蠹以任棟梁深爲此座惜耳

李太瀛紀善

病中忽承溫諭如飲甘露自恨學道不早狼狽至此蒲柳之姿未知尚耐歲寒與否豈更言雲中鷄犬之事哉來教云云得未有儻須臾無死仰承談麈之餘請以異日家君於世外夙抱微尚而苦爲塵鞅所羈俟殘局一收卽爲白頭弟子亦所不辭門下幸傾筐以授我

卜戩甫文學

昨辱枉過造疾病之未間不獲篝燈布席仰飫

維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清論至今恨之細讀尊作真瑩然冰壺最上一
乘也今世文青白參媿宮商雜進而已曾有此
文耶然究竟是此輩文占便宜天下惟典確之
文不能藏拙瑩潔之文不能藏疵兄文可謂瑩
潔矣第使神來機湊表裏通明火候遂全熟矣
非必更于鼎外覓丹也承愛輒効其愚幸恕唐
突

蔣孝廉

得教大慙弟今甬中柴棘八斗許何得有烟霞
入癖若少年時行脚帳豈堪與吾丈白門詩作
奴耶所諭謹如命致之以此爲夜光之櫝幾于
贅矣

李九我宗伯

不敏于先生雖僅覲面然居常于先生一步一
趨莫不愧之師之盖今世所號爲巨人君子不
過麟儀鳳彩而已先生固時之麟鳳也而乃鑿
鑿如五穀可以濟饑藥石可以伐病此豈徒今
之巨人君子而已乎比揆路尚虛帝心簡在卽

見童嬾女皆思君實而大疏若有所嘆然欲避者何也世變日新陵谷有時易位惟是泰山喬岳巋然中流儻亦爲蚍蜉所撼動其如此蒼生何矣貴部事聞經大手整頓已盡清如洗平如截矣而私心尚有微介介者今之舞文亂法者尚掛吏議而舞經亂道者居然據皋比爲學子師直以私史充庭醜正亂真以至于此凡近年不脛而售者半是物也幸爲稍留意焉

潘見所主政

生平意念灰盡惟此不平之氣未消昨見南中疏爲竊嘆者久之物議之消無影而射者多矣今日凡詈人者必勝受詈者必負何論虛實吾言所欲言而已家從誤蒙採擇人門單寒實難攀仰聞吉期有二願從其後蓋貧家無論裝遣卽小營針縷便須許時知老吏照其辛苦不見罪耳

沈湛源知州

家君以年以力以時以勢萬萬無可出者來諭

終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五
云強出二三年審勢布局畢而後圖歸似尚未
設身處地當今之時進旣難言退亦未易爲泉
鳳尚可爲藩羊則不可復悔矣

張業師

屢辱翰教蓋不敏之語衰氣竭而尊師如鋸木
出屑汲井得泉津津汨汨而未有止也卽此見
神檢有餘南山不足爲祝矣一行歸隱雖迹顛
冥鴻實同牛馬四支不敏未老而倦冬來一病
經時今尚不堪典客羞喜老親粗健反爲子弟
代勞然不敏之近况可知矣令郎兄考作比更
道上自此拔茅而前爲尊師振未竟之緒豈徒
故人生色已哉健羨健羨

蔣養庵塩臺

不敏草木一蠹消受春風不過比 勅命臨門
亦以病甚不能肅迎堦戶塞竇者五月於茲矣
老親代兒典客勞于夏畦台下猶津津艷其盛
乎捧教惟有悚懼耿年伯榮封上壽不敏托在
世誼宜亦以間修彤史之職而無柰犬馬之不

任役何也丹青無容乃反乞靈于造化可謂顛
倒亦未知枯木朽株何以爲報耳賤銜謹如命
呈覽

耿籃陽縣尹

病中聞兄臺駐車江干垂念病弟欲手拊之而
病甚至足不能行一步口不能出一語忍心前
拒抱耿而已支離數日病狀愈深生機如髮未
知尚得仰沐雨露否然家君之命無論疲馬不
能離棧豆朽木不可任棟梁卽膝前狔獮亦豈
能以棄核吐之兄臺無以過望爲矣會刻碑文
一一領訖口占謝命不盡觀縷

陳嵎陽太常

自尊府被事以來何日不在心其初駭雷劇雨
惟不肖亦怦怦焉俄而公論漸出無論親仇之
口皆爲翁家訟寃則大兄雖在桁楊中不肖亦
煥然心解矣目今當事誰無耳目誰無人心直是
爲體面異同所錮縛莫可柰何此正君子明夷
讀易之時着不得一分煩惱也不肖愁病淹纏

絲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至今不出戶庭而常虞顛躓人生何常亦未必
福堂之果爲福堂也

王聚洲給諫

問鄉兄至接得手教病中如沃甘露跼足子舍
來教所云擠排之故毫不知之弟嘗與周庭兄
言今詞林白首悠悠如學宮攬貢揔其建立實
不如一州縣吏劉忠宣奮袂而出端亦有見卽
使見擠擠者未必非愛也教中所慨世變不如
意事八九從古已然然而聖德容言較前此似有

勝者天下事尚可爲惟老丈積誠以孚而已弟
一病經年尚無起色正父子喁喁間乃忽有此
非常之舉犬馬命不足惜乃家君實衰實病則
有萬萬鞭策不前者天聽至高閣套未改必得
知已從傍解結庶上可以全國恩下可以救殘
喘弟頻月不近筆研專爲此一事搏顙以祈于
諸丈統幸憐察口占不盡

顧涇陽光祿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廁絃歌之堂踏

踣而止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謦咳絕矣不圖
教命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爲之慨然居平謂
忠恕二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
爲家君勸駕卽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
姚崇十事應荅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
然求復其十四年前伴食而孔尚不可得何論
伊周耶精神力量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者莫
若子某一身之外惟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
而已此外非所敢聞命矣當今時事雖大紛然
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術濫放不可復理初
猶不肖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番孔孟棋局
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長比時言伊言周總是盡
餅於此下一砥柱乃真勲業要其道亦惟大聰
明人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豈道本無不明
談道者自晦之開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多生
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卽南宋大儒吾未敢以爲
不落窠臼也先生爲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
占復惟亮之

王岫雲學憲

當夏抄時執筆如杵猶堪自力今又作兩截人
矣一切生趣起居眠食無所不廢止皮骨存耳
至痛至苦恨不并皮骨而委之吾丈復何望乎
平生于吾丈相與之契自謂不同世情此番風
雨多恐延捱不過歲寒之托虛抱此心丈無訝
其言之不類也楚材甚富得丈爲之陶鑄大佳
適拜尊集歎息久之丈奔走藩服以其間修千
古之業整暇乃爾弟無一字覆瓿而動已稱病
精神如此能望長久乎伏枕占對不盡依依

鄒瀘水座師

今日之病似尚在表裏之間非但不可攻療獨
苦主人隔垣群醫滿座勢不免用不寒不熱非
補非瀉之藥以獻酬群心循斯道也雖和扁亦
應與衆同功老師無過望爲矣

